

四庫全書館臣處理叢書方法之研究

吳哲夫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內容提要】清修《四庫全書》是「集藝苑之大成」的工作，自然須要對歷代群籍作全面性的爬梳整理，才能刪汰繁蕪，提升書品，建構成一套條理分明的文化體系，方便學林取用。我國自宋元叢書創制以後，經過明清初不停的發展，叢書既成為獨特的一種體式，更收納大量著作於其中，清四庫館臣如果不予正視，便有違時代與學術發展的實況，也無法交付「綜群書之淵海」的名實。然而叢書畢竟與個體著作有所區別，且四庫開館以前之叢書又多出自坊估之手，以致莠稗多而菁華少，《四庫全書》著錄時，究竟如何選錄？如何隸類？又如何去除其中之違礙文字？都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

一、前言

從我國圖書編纂史的角度觀察，當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便會產生整理文化資產的動力，以方便文化的保存與利用。漢魏、唐宋階段性的文化成就，促成魏晉類書及宋元叢書的出現，便是顯証。我國文化進入明清的高度成熟，自然又隱藏著一股整理的大力量，《四庫全書》就是這股力量化為實踐的表徵。

前人以為「總聚眾書而為書者，謂之叢書。」【註一】在此一定義下，《四庫全書》確為一部綜合性的大叢書。但這部叢書修纂時始終標舉著「綜群書之淵海」、「集藝苑之大成」【註二】的大旗，並期待能做到「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註三】故《四庫全書》雖具有叢書之實，卻又是一項執行總結傳統典籍的大工程，與一般叢書的成書意義，截然有別。《四庫全書》既在總結文化，就需要全面掌控古今圖書、對歷代所有門類知識兼容並包，所以修纂館臣在訂定修書體例時，特別強調「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註四】叢書雖非文章之一體，卻有編纂者的用心，而且已在當時廣大學林中普遍流傳，成為一種獨特圖書體制，如果不加收錄，既有違文化發展史的事實，也無法達成「集藝苑之大成」的修纂本意。因此四庫館臣對整理群書的「類書」及「叢書」併在子部中作選擇性的著錄，所不同的是類書獨立成類，而叢書則附在雜家類中，這樣的隸類是否合宜？又其收錄的標準如何？抄錄時有無刪削改易文字？叢書之子目書有無打散著錄的情況？凡此種種問題，本文一一舉實例為之探討。

二、四庫開館前的叢書認知

文化能成其大貴在傳承與創新。四庫館臣為使這部「綜群書之淵海」的《四庫全書》更能發揮取用功效，特別著力於群書部次及分類的考量，其作法在凡例中曾有說明：

自《隋志》以下，門目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善而從。【註五】

取前人分類長處之外，四庫館臣更根據學術發展的實況，作適當的調整和創新。例如宋明以後說經之書漸多，館臣乃參

【註一】：汪辟疆撰《目錄學研究》，（北平，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頁九六。

【註二】：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三月十一日四庫全書館擬辦章程中之第三則建議。

【註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影印），卷九六八，頁一四二〇。

【註四】：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影印），卷首，凡例。

【註五】：同前註。

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的經解類和《明史·藝文志》的諸經類，而設立五經總義類，來符合學術實際情況。叢書是宋元以後一種新興的書籍，明清許多簿錄學家所持的隸類經驗，或曾做為四庫館臣取資的參考，因此本文先就明季清初的簿錄學家對叢書認知的大致情況，略作探求。

明季藏書目錄中曾經著錄叢書的例子實寥寥可數，約有以下幾家：

1.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僅在「諸家詩文名選類」中列《漢魏叢書》一種而已。【註六】
2. 趙用賢《趙定宇書目》分別在「小說類」中著錄《稗海大觀》及《秘冊彙函》，「佛書類」中收錄《說郭》、《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註七】

3. 晁琛《寶文堂書目》在「類書類」中收《百川學海》，在「子雜類」中收《梓吳》。【註八】

4. 徐燾《紅雨樓家藏書目》雖設有「彙書」一類，但所收皆為類書。【註九】

叢書在明代的刊行雖已形成風氣，但從上例中可以窺知猶不為簿錄家重視，不僅未就其圖書屬性立類，且只作少數選擇性的收錄。推究其因，應是叢書的編纂，在當時並未完全定型，特別是萬曆以前編輯者多喜割裂著作、刪削原文，甚至於巧立書名，以求射利，致難獲簿錄學家的青睞。不過也有例外，明末浙江大藏書家祁承燾即曾在其所撰的《澹生堂書目》中大畧收錄叢書七十餘種，並為之獨立列類，且提出立類的理論說：

叢書立目不見於古，而冗編之著疊出於今，既非旁搜博採，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為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採古今而並集焉，如後世所刻《百川學海》、《漢魏叢書》、《古今佚史》、《百家家書》、《稗海》、《秘笈》之類，斷非類家所可併收，故益以叢書者四。【註一〇】

【註六】：明陳第撰《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在書目三編，（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影印）。

【註七】：明趙用賢撰《趙定宇書目》，收在書目類編第二十九冊，（台北，成文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影印）。

【註八】：明晁琛撰《寶文堂書目》，收在書目類編第二十八冊。

【註九】：明徐燾撰《江雨樓家藏書目》，收在書目類編第二十八冊。

祁氏在叢書剛盛行時，就為它獨立設類，不能不說是有識見。《澹生堂書目》雖沒有明標經史子集的部名，實際上還是以四部為綱領，子部共立十三類，叢書類位列類書類之次，殿於子部之後，觀念上猶認為是隸屬子部之書。

清初對叢書的觀念大都沿襲明人的看法，並無新意，簿錄中以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錄叢書三十餘種最多，惟皆歸入類書類。其他各家對叢書，除姚際恆《好古堂書目》外，均無可述。姚目雖於經史子集四部外，另創設「經史子集總」一部，專收叢書四種，近人柳貽徵以為是「近世目錄學家別立叢書之濫觴。」【註一一】事實上，《好古堂書目》在經部首列「經解類」，下收《通志經解》，其後又在「經部類」中收《十三經注疏》、《兩蘇經解》、《九經解》；史部「正史類」也收《十七史》；子部「儒家類」則收《二程全書》、《朱子遺書》、《三先生語錄》，另「彙集類」收《諸子彙函》、《六子全書》，「小說家」收《少室山房筆談》、《草玄雜俎》、《湖海搜奇》、《四家小集》、《古今書抄》、《名賢說海》、《古今說海》、《欣賞編》、《廣快書》、《稗編》、《稗乘》、《說郭》等，「藝術家」收《王氏畫苑》；集部「別集類」又收《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元白長慶集》，「總集類」收《中唐八家詩》、《晚唐十二家詩》、《陶李合刻》、《元人集十種》，「詞曲類」收《宋十名家詞》、《四西廂》。而創設的「經史子集總部」僅收《漢魏叢書》、《漢魏叢書抄》、《廣漢魏叢書》、《津逮祕書》四種叢書而已。姚氏對叢書一方面取用前人經驗將「類刻」叢書，各按專類屬性歸入各部類，一方面則對內容龐雜的「匯刻」叢書，勉強創設「經史子集總部」，來解決其無法隸類的困境，很明顯的看出姚氏對叢書的整體概念猶是相當模糊。

《四庫全書》開館以前，簿錄學家對叢書的隸類，既無特定原則可遵循，而當時所有知識界對叢書的觀念也始終是意見紛歧。就以叢書之創始為例，一直到清乾隆間還在各自表述，茲引數家之言如下：

1. 清錢大昕《跋百川學海》說：「蒼粹古人之書，并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始於左禹錫《百川學海》。」【註一二】

【註一〇】：見祁承燾所著之《整書例略》。

【註一一】：語見林慶彰主編《姚際恆著作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民國八十三年），第六冊，頁二三。

【註一二】：清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2. 清王鳴盛〈合刻叢書〉一文中說：「取前人零碎著述，難以單行者匯刻爲叢書，其在宋則石廬龔士高有《五子合刻》，鄧山左圭禹錫有《百川學海》。」【註一三】

3. 清法式善《陶廬雜識》說：「考叢書古無刻者，宋溫陵曾慥始集《類說》，自《穆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并錄原文及撰人系歷，是爲叢書之祖。」【註一四】

4. 清李調元《函海後序》云：「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一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目錄一卷，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是爲叢書之祖。」【註一五】

以上諸家對叢書起源的不同意見，起因於對叢書認知的別異。古代類似《五子合刻》、《地理書》、《地記》等將內容性質相近的書彙集於一堂的例子，並不少見。如東漢的《熹平石經》、宋代的《開寶藏》、《眉山七史》、元代的《十七史》等等，都是顯例。這一類型的圖書，明季以前簿錄家著錄其書目時，都各入其本類，可見並不把它當作叢書來認知。至於法式善將宋曾慥的《類說》一書也視爲叢書，是因爲受到《類說》也是直接取材於眾書的影響，法氏只強調它以書爲綱的編輯體例，而忽略其另擬詞目的體例。茲以《類說》和《說郛》所共同收錄的《番禺雜記》爲例，略作解說。《類說》將其列爲「五羊」、「瘴母」、「鬼市」三詞目，下再列原文，這種體例和《說郛》不標詞目而直錄原文是有很大差別的。

清乾隆間學林對叢書概念的不明確現象，也顯現於《四庫全書》中。例如四庫館臣不僅將《說郛》、《古今說海》與唐馬總《意林》、宋曾慥《類說》並列於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且在專收叢書之雜家類雜編之屬的「存目書」中，開卷即著錄宋龔士高所編刊之《五子纂圖互註》，【註一六】同時也追認《隋志》著錄的《地理書》及《地記》爲叢書之祖始。【註一七】統而言之，清乾隆朝以前學林對叢書的淡漠態度與模糊概念，直接影響到當時簿錄學家著錄叢書書目的興趣與隸類的紛

【註一三】：清王鳴盛撰《蛾術編》，卷十四。

【註一四】：清法式善撰《陶廬雜識》，卷四。

【註一五】：清李調元撰《童山文集》，卷三。

【註一六】：見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第三冊，頁八三〇。

【註一七】：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三，前引書，第三冊，頁六七〇。

歧，而《四庫全書》所以在子部雜家類下再設二級類目，來安置寥寥幾部叢書而已，應該也是受到當日流風的波及。

三、四庫館臣選錄叢書之原則

明季清初刊印叢書風氣已盛，而叢書中又寄存著大量文獻史料，學林對它容有再多成見，也無法全盤抹煞。因此，四庫館臣依據學術發展的現況，對叢書作選擇性的收錄，並按修書總體例，將叢書釐為「著錄」與「存目」兩大項別，分開收錄。

「著錄書」與「存目書」是四庫館臣用來節制圖書數量及維持《四庫全書》文化品質的辦法。大致是將有「敦崇風教」功用的重要典籍以及「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的次要圖書，予以全書收錄；而將「言非立訓、義或違經」的著作，僅存其書名及提要一篇，作成歷史記錄，用供見證。按《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共收叢書四十八種，【註一八】其中列為著錄書者僅三種，且均為自著類叢書，茲摘述其所以被著錄之緣由如後：

1. 《儼山外集》三十四卷 明陸深撰

提要云：「是編乃其劄記之文，其子楫彙為一集，雖譚言瑣語，錯出其間，而核其大致，則足資考證者多，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為佳本。」【註一九】

2.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明胡應麟撰

提要云：「此其生平考據雜說也，分正續二集，為書十六種（按：實為十二種之誤）明自萬曆以後，心學橫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為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誠公論也。」【註二〇】

【註一八】：此僅就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中所列統計，其他散見於各部類者，因不為館臣認定為叢書，故不予統計。

【註一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三，前引書，第三冊，頁六六八。

【註二〇】：《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六六九。

3. 《鈍吟雜錄》十卷 清馮班撰

提要云：「班著述頗多，歿後大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稿，僅得九種，哀而成編。：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驚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偽體競出，故班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然班學有本源，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內有偏駁，要所得為多也。」【註二一】

以上三部叢書經四庫館臣認定「議論純正」、「足資考證」，符合全書收錄的大原則，因列入「著錄書」。至於其他四十五種，則在下列種種原因下，被擯入「存目書」。茲引述館臣之意見，供作參考：

1. 節錄他書 強立名目

《邱陵學山》無卷數 明王文祿撰

提要云：「（子目）凡七十四種，然欲矜富而考訂未精，故類多刪節原文，不能全錄，又以前人文集已載者，析出而附益之，強立名目，牽率殊甚。」【註二二】

《昭代叢書》一五〇卷 清張潮編

提要云：「是編凡甲乙丙三集，每集各五十卷，每卷為書一種，皆國初人雜著，或以文集中摘錄一篇，或以全書中割取數頁，亦有偶書數紙並非著述而強以書名者，中亦時有竄改。：猶是明季書賈改頭換面之積習，不足採也。」【註二三】

二二二

2. 抽取舊版 偽鐫序目

《廣百川學海》無卷數 題明馮可賓編

【註二一】：《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六七〇。

【註二二】：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二。

【註二三】：同前註，第三冊，頁八四二。

提要云：「是編於正續《百川學海》之外，摭拾說部以廣之，分爲十集，以十千標目，然核其所載，皆正續《說郭》所有，版亦相同，蓋姦巧書賈，於《說郭》印版中抽取此一百三十種，別刊序文目錄，改題此名，託言出於可賓也。」

【註二四】

《明百家小說》一百九卷 題明沈廷松編

提要云：「其書乃全與陶珽《續說郭》同，蓋坊賈以不全《說郭》僞鐫序目售欺也。」【註二五】

3. 真僞雜出 欺世牟利

《學海類編》無卷數 清曹溶編

提要云：「此編哀輯唐宋以至國初諸書零篇散帙統爲正續二集。：爲書四百二十二種，而真本僅十之一，僞本乃十之九，或改頭換面，別立書名，或移甲爲乙，僞題作者，顛倒謬妄，不可殫述。」【註二六】

《夷門廣牘》一百二十六卷 明周履靖編

提要云：「書凡八十六種。：所收各書眞爲雜出，漫無區別，如《郭橐駝種樹書》之類，殆於戲劇，其中間有一二古書，又刪削不完，如《釋名》惟存《書契》一篇，而乃題曰《釋名》全帙，尤爲乖舛。：卷帙雖富，實無可採錄也。」

【註二七】

《藝圃蒐奇》十八卷 舊題徐一夔撰

提要云：「：凡一百三種，其中舛謬顛倒不可縷舉。：如《谷神子》即《博異記》，《禮泉筆錄》即江休復《嘉祐雜志》，俞琰《月下偶談》即《席上腐談》，楊萬里《誠齋揮麈錄》即王明清《揮麈錄》，晁說之《墨經》即晁子一

【註二四】：《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八一二。按《四庫全書》將此書誤入雜家類雜纂之屬。

【註二五】：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一六。按此書亦被誤置入雜家類雜編之屬。

【註二六】：同前註，第三冊，頁八四〇。

【註二七】：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六。

《墨經》，大抵改易書名、人名，以售其欺。」【註二八】

4. 體例不純 茫無端緒

《兩京遺編》五十七卷 明胡維新編

提要云：「是刻……共十一種，以所採皆漢文，故以兩京名書。……至於劉邵爲魏人，劉勰爲梁人，序乃稱以文似漢而進之，王充《論衡》、劉向《說苑》，實皆漢人之文，又以其卷帙之多而棄之，去取殊無義例。且《文心雕龍》純爲四六駢體，而云其文似漢，尤乖謬之甚矣。」【註二九】

《紀錄彙編》二百十六卷 明沈節甫編

提要云：「是書採嘉靖以前諸家雜記蒐爲一集，凡二百十九種。……諸書有全載者，有摘鈔者，甚或有一書而全錄其事，摘抄其半者，爲例亦復不純，卷帙雖富，不足取也。」【註三〇】

《溪堂麗宿集》無卷數 不著撰人

提要云：「龐雜冗瑣，茫無端緒，蓋庸陋書賈抄合說部，僞立名目以欺售。」【註三一】

5. 刊版拙劣 校讎欠精

《眉公十集》四卷 明陳繼儒撰

提要云：「是書名爲十集，實十一種。……刊版亦粗劣無比，蓋繼儒名盛時，坊賈於《（寶顏堂）秘笈》中摘出翻刻，又妄加批點也。」【註三二】

《中都四子集》六十四卷 明朱東光編

【註二八】：《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八三一。

【註二九】：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三。

【註三〇】：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三。

【註三一】：同前註，第三冊，頁八四〇。

【註三二】：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八。

提要云：「其書刊版頗拙，校讎亦略，又於古注之後，時時妄有附益，殆類續貂遂，全失古本之面目，書帕本之最下也。」【註三三】

6. 濫爲收集 踳駁不倫

《群芳清玩》無卷數 明李瓊編

提要云：「是刻爲叢書十有二種：並題曰毛督訂，其書踳駁不倫，蓋亦坊賈射利之本也。」【註三四】

《漢魏別解》十六卷 明黃澍、葉紹泰同編

提要云：「自《吳越春秋》訖於薛收《元經》，凡四十六種，凡例云：六朝諸家文集一篇不載，而篇中收江淹、任昉諸集不一而足。又云：皆錄全文，而節錄者亦復不少，至近代偽書，如《天祿閣外史》之類，亦一概濫收，殊失鑒別。」【註三五】

7. 儂薄輕佻 荒誕不經

《快書》五十卷 明關景賢、何偉然同編

提要云：「是編割裂諸家小品五十種彙爲一集，大抵儂薄纖佻之言，又多竄易名目，如《會心編》改名《秋濤》，《醒言》改名《光明藏》之類，不一而足。……亦可謂拙陋矣。」【註三六】

《檀几叢書》五十卷 清王暉、張潮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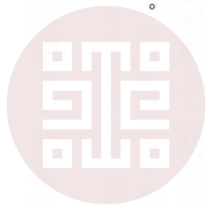
提要云：「是書所錄皆國朝諸家雜著，凡五十種，大半採自文集中，其餘則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習，務爲纖佻之詞，如張芳之《黨史》，丁雄飛之《小星譜》：已爲猥鄙之至……以漢班婕妤、晉左貴嬪配梁簡文帝、梁元帝，則帝王妃

【註三三】：《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八三四。

【註三四】：同前註，第三冊，頁八四〇。

【註三五】：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九。

【註三六】：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九。



后，亦遭其輕薄矣！其書可燒，奈何以穢簡牘也。」【註三七】

8. 非聖無法 敗壞士風

《張氏藏書》四卷 明張應文撰

提要云：「凡十種，曰《簞瓢樂》，曰《老圃一得》……大抵不出明人小品習氣。……《簞瓢樂》中〈粥經〉一篇，摹仿《論語》，託諸孔子之言，尤為駭怪。一條云小子何莫喫夫粥，粥可以補，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貴貧賤之人……如斯之類，殆於侮聖言矣。明之末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屠隆、陳繼儒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註三八】

《天學初函》五十二卷 明李之藻編

提要云：「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悖亂綱常，豈可行於中國者哉。……擇其器編十種，可資測算者，別著於錄。其理編則惟錄《職方外紀》以廣異聞，其餘概從屏斥以示放絕，併存之藻總編之目，以著左祖異端之罪焉。」【註三九】

9. 已有專行之本

《合刻五家言》無卷數 明鍾惺編

提要云：「是書一曰道言，凡十二卷，即《文子》也。二曰德言，分上下二卷，即劉晔《新論》也。三曰術言，即《鬼谷子》也。四曰辨言，即《公孫龍子》也。五曰《文心雕龍》，凡十卷。各書俱有專行之本，不可強合，而別立標題，務為詭異，可謂杜撰無稽矣。」【註四〇】

【註三七】：《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八四三。

【註三八】：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六。

【註三九】：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五。

【註四〇】：同前註，第三冊，頁八三五。

被四庫館臣列入「存目書」的四十餘部叢書，大致均有以上缺點，其實這些缺失，應為明季清初大部分叢書之通病。持平而論，叢書所以見重於後世，是乾嘉以後有識之士努力的成果，四庫館臣豈得預見！其所以對叢書採博收慎取的策略，以致著錄少而存目多，應是受到當時整體叢書表現的影響。此外，猶要特別提出的是，四庫館臣由於對叢書的認知不夠，且義界模糊，以致在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及集部總集類裡，也有闖入叢書的現象。在「雜家類雜纂之屬」中著錄《說郭》、《古今說海》兩部叢書，其所持的理由分別為：

《說郭》一百二十卷 明陶宗儀編

提要云：「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學海》迥殊。：古書之不傳於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也。」【註四一】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 明陸楫編

提要云：「所採凡一百三十五種，每種各自為帙而略有刪節，考割裂古書分隸門目者，始魏繆襲王象之《皇覽》。：哀聚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亂其舊第者，則始梁庾仲容之《子鈔》，其存於今者，唐馬總《意林》以下皆其例也，楫是書：：多今人所未見：：其收羅之力，均不可沒焉。」【註四二】

據此兩則《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對「叢書」與「類書」的觀念尚多混淆，究其因不外叢書體制在明季以前多未定型，而叢書與類書則又都取材於眾書，何況叢書又是從類書演進脫胎出來的。近人謝國楨在其《叢書刊刻源流考》裡即曾說：「余恆以叢書之名蓋由類書演變而成者也。類書中，宋有曾慥《類說》一書，：：匯集古今著述約數十餘種，然皆刪節不全，此已肇叢書之端。至元陶宗儀《說郭》，近人《匯刻書目》始列入叢書，而《四庫提要》則列入子部雜家雜纂之屬，其書雖在宋左圭《百川學海》之後，而其體例實可窺見叢書與類書演變之迹。」【註四三】

【註四一】：《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六六五。

【註四二】：同前註，第三冊，頁六六六。

【註四三】：謝國楨《明清筆記叢》，（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頁二〇一。

四庫館臣將《說郛》、《古今說海》隸入雜家類雜纂之屬，是未細審宋曾慥《類說》於書每條但撮大要，故所錄不盡同於原文；而馬總《意林》也只摘錄各家要語，並予增損以成書，不若《說郛》、《古今說海》悉據原文節錄，兩者編輯體例是有差別的。其實《四庫全書總目》列《古今說海》於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而《四庫全書》著錄書則將《古今說海》歸在雜家雜編之屬，次列於明陸深《儼山外集》之後，更顯見當日四庫館臣之粗心與對叢書觀念上之模糊。至於部分叢書被安置在集部總集類，因屬隸類之問題，留待下文說明。

四、四庫館臣對叢書之隸類

《四庫總目》圖書的分類，係根據《隋志》以下的優良傳統，有選擇性的借鑑。既沿用許多卓有識見的類目，又能根據學術發展的具體實況，作適當的調整與創新，因而形成一個嶄新的四部分類體係。叢書因係宋元以後一種新興的圖書，其部次隸類在明末清初，甚為紛歧，已如第二節前文所述。其中較足以取資的僅有明代祁氏《澹生堂書目》在子部立叢書一類，與清初姚氏《述古堂書目》另列「經史子集總部」來收錄跨越兩部類知識內容的若干叢書。

祁承燦《澹生堂書目》對叢書隸類雖有創見，然祁氏一家族先有其子彪佳與史可法擁立福王反清，後又有其孫輩理孫、班孫參與魏耕、錢纘曾等明遺民的起義事件，致祁氏一門著作，均被列為禁書，四庫館臣自無意採用其立類法則。至於姚氏為叢書在四部之外另立「經史子集總部」的缺點也不少，前文已說明，不再贅述。晚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中，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另立叢書一部，學術界具認為合理，何以當年四庫館臣不能洞察機先，預為創設呢？其原因是明末及清初的叢書，或刪節原文，或濫為收集，有其致命的不足處，實與乾嘉以後叢書之謹慎編輯態度相去甚遠有關。四庫館臣在藐視叢書的心態下，如何肯為之立類，提升其身價呢？何況四庫修纂之時，清高宗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即已頒諭曰：「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哀輯分類，實古今不易之法。」【註四四】四部分類法既為「不易之法」，館

【註四四】：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民國二十三年），上冊，頁八。

臣焉敢爲之創設部類？於是在既不立類又不設部的理念下，將叢書隸入子部雜家類。

按《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類敘說：「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註四五）《四庫全書》著錄叢書僅寥寥幾種，又因叢書內容龐雜，將之隸入「無所不包」的雜家類，這樣的安置叢書，在學理上不能說全無是處。另由於「雜之義廣」在雜家類下所收錄之圖書必然相當錯綜複雜，爲方便檢索，館臣又設法使內容相近的書能依類相從，各有所歸，於是在雜家類下分設二級類目曰：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等六子屬，並於類敘中明確揭示其義界說：

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証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不名一体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叢書爲合刻之書，故在「雜編」中安置，而其位列於雜家類下眾子屬之末，亦可以看出館臣對其書藐視的程度。茲再引述館臣對「雜編」這類圖書的解說於下：

案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以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注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注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然猶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哀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明史·藝文志》無類可歸，附之類書，究非其實，當入之雜家於義爲允。今雖離析其書，各著於錄，而附其目，以不沒蒐輯之功者，悉別爲一門，謂之雜編。其一人之書合爲總帙而不可名以一類者，既無所附麗，亦列之此門。（註四六）

按清末張之洞《書目答問》叢書部下設「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目」及「（國朝）自著叢書目」二子目，分別收錄實際意義上的叢書與無所附麗的個人著述全集，這種處理叢書的辦法，學林皆以爲大致合理。觀乎四庫館臣在「雜家類雜編」的

【註四五】：《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第三冊，頁五三九。

【註四六】：同前註，第三冊，頁六七〇。

立類說明中所謂「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哀集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又特別指出，「其一人之書合為總帙而不可名以一類者，既無所附麗，亦列此門。」似已浮現將收錄不同作者的綜合性叢書與自著類叢書應有區別的觀念，雖不能不說也有其創見，但從《四庫全書總目》實際著錄叢書的情況，又顯現若干缺點，茲舉兩例如下：

1. 館臣以《隋志》所載的《地理書》、《地記》為叢書的源始，因在雜家類雜編之存目書中首列宋麻沙本《五子纂圖互註》，這種廣義的叢書概念，似對叢書的出現，缺乏深入的考察。按後世學林都公認宋俞鼎孫兄弟之《儒學警悟》與宋左圭《百川學海》為叢書之創始，但《四庫全書》均未收錄，實有疏失。其情形當然也可以解釋為《儒學警悟》一書，一向只有抄本流傳，【註四七】知者甚少，館臣或未見其書。至於《百川學海》內府既有收藏，又見於浙江省採進遺書中，【註四八】或是《百川學海》之子目書與《說郭》所收有泰半以上的雷同，館臣為節省篇幅、避免重複性的著錄，因而只取子目書較弘富的《說郭》而捨棄了《百川學海》。

2. 叢書隸類不夠明確，往往在雜家類「雜纂」及「雜編」中見到叢書及非叢書的收錄。除前文中已述及之《說郭》與《古今說海》外，例如隸入「雜纂之屬」的《欣賞編》、《古今名賢說海》、《續說郭》、《廣百川學海》、《明百家小說》等等，都是實際上之叢書，均應隸入雜編之屬；至於「雜編」中著錄明項皋謨所撰的《學易堂筆記》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四筆》一卷《五筆》一卷，這部書的內容倣效宋洪邁《容齋隨筆》，應該隸入雜家類雜考之屬；又如明呂坤所撰之《呂公實政錄》七卷，內容皆為呂氏歷官條約之記錄，似以隸入吏部雜史類為宜；而清錢澄所撰《莊屈合詁》是其訓釋《莊子》、《楚辭》之合編，既為訓釋，亦以隸在雜考之屬為妥適。以上諸例，如果不是館臣的疏失，便是對叢書的體認不足。

《四庫全書》中著錄叢書除在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外，尚將部分合刊之個人著述叢書隸入集部總集類中。按《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敘說：

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散佚，使零星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

【註四七】：按《儒學警悟》一書，直至民國十一年武進陶湘始為刊行。

【註四八】：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一九八〇年），頁八〇、一九〇、二七〇。

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至明萬曆以後，僧魁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併無門經之可言，姑存其目，爲冗濫之戒而已。【註四九】

按總集類之書出現甚早，編者或網羅零星文篇，或摘取清詞麗句，分體編錄，用供檢讀學習，至明季以後，受編纂叢書風氣之影響，有心者往往彙刻諸家詩文別集，刊行巨帙，實已失總集類之精神而獨具叢書之實質，但四庫館臣卻將這類圖書全部隸入集部總集類，以示與子部雜家類著錄之叢書內容有所區別。《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著錄書中如：《二皇甫集》、《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兩宋名賢小集》、《閩中十子詩集》、《中州名賢文表》、《元氏五家集》、《宋百家詩存》、《鄱陽五家集》、《三家宮詞》等等，以及存目書中之《唐氏三先生集》、《二陸集》、《二溫詩集》、《三異人集》、《六李集》、《三忠集》、《漢魏別集》、《陶韋全集》、《三僧詩》、《十五家詞》、《十六名家小品》、《宋十五家詩》等等，其例至夥，不一一標舉。當然這些書中，雖不乏編者以意摘錄，非原來之完本，或可視爲別集之彙編，但終究具叢書之實，四庫館臣將這些書全隸入集部，而不在專收叢書之子部雜家類雜編中著錄，又見館臣在處理叢書隸類方法的另類表現，亦有考量叢書內容的特色。

五、摘取叢書子目書分散著錄

《四庫全書》是「集藝苑之大成」的工作，館臣在訂定修書凡例時，開宗明義即強調「是書卷帙浩博，爲亙古所無」，清高宗也期待全書完成後能做到「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我國自宋元叢書體制創立以後，許多高文典冊都被其網羅，特別是明季清初的叢書，所收的多半是「短書」、「小品」（即篇幅比較短小的書籍），一部叢書往往涵蓋眾多著作，《四庫全書》如欲成爲古今卷帙最浩博的大書，便不得不從叢書中擇取子目書來著錄。以明陸楫《古今說海》爲例，其書共收一三五種著作，《四庫全書》從其中摘錄二十二種，分別爲宋陳彭年《江南別錄》、《史部載記類》、《三楚新錄》、《載記類》、宋葉隆禮《遼志》（史部別史類，按此書即別史類《契丹國志》之節錄本）、

【註四九】：《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第五冊，頁一。

宋宇文懋昭《金志》（此書亦為別史類《大金國志》之節錄本）、元劉郁《西使記》（史部傳記類雜錄之屬）、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元周達觀《真腊風土記》（同上、外紀之屬）、宋朱輔《溪蠻叢笑》（亦為外紀之屬）、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子部藝術類雜技之屬）、宋陳郁《藏一話腴》（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同上）、明劉績《霏雪錄》（同上）、唐張鷟《朝野僉載》（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唐崔令欽《教坊記》（同上）、宋王銍《默記》（同上）、宋彭乘《墨客揮犀》（同上）、元蔣子正《山房隨筆》（同上）、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同上）、宋錢世昭《錢氏私誌》（同上）、宋曾慥《高齋漫錄》（同上）、元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同上）、舊題漢班固《漢武故事》（同上、異聞之屬）。此外，《四庫全書》又另取《古今說海》二十四種子目書收入「存目書」之列，可見館臣為充實「全書」的涵蓋面，在其「著錄」與「存目」書中，都曾利用過叢書資料。茲再舉一二較特殊之實例，以供參考。

明陸深《儼山外集》屬於自著類叢書，《四庫全書總目》於提要中明言著錄其書的理由是：

核其大致，則足資考證者多，在明人說部之中，猶為佳本。

但因此部叢書中有六種子目書，係屬所謂之「違礙書」，館臣因抽出不著錄，只在「存目」裡列其書目，並在《四庫全書總目》明確交待：

舊刻本四十卷，今簡汰《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科場條貫》、《平北（胡）錄》六種，別存其目，故所存惟三十四卷焉。【註五〇】

其中《平胡錄》因詆斥外夷，嚴重違礙，並未在「存目」中標列。按《儼山外集》子目書凡二十三種，扣除上列六種外，餘十三種全部著錄。但不知何故，館臣另將已著錄書中的十一種子目書，又各按其內容在各門類之「存目書」中收錄。如：史部地理類存目載《蜀都雜抄》、史評類存目載《史通會要》、子部儒家類存目載《同異錄》、藝術類書畫之屬存目載《書輯》、譜錄類器物之屬存目載《古奇器錄》等等，都是其例。既造成《四庫全書》重複收錄的弊病，也呈現「著錄書」

【註五〇】：《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六六八。

與「存目書」互見的矛盾性。

館臣處理叢書還有另一特異現象，即部份雖已列入「存目」中的叢書，因考慮其子目書值得著錄，於是將其摘出，爲之抄錄。例如明李之藻等所編之《天學初函》已列入子部雜家類雜編存目，該叢書凡收子目書二十二種，館臣卻又從其中選列十二種著錄，並各按其內容，分別隸入史部地理類（《職方外紀》一種）、子部農家類（《泰西水法》一種）、天文算法類（《幾何原本》等十種）等門類，《四庫全書總目》也有選錄之說明：

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謂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動之細，無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爲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爲甚，豈可行於中國者哉！之藻等傳其測算之術，原不失爲節取，乃併其惑誣之說，刊而布之以顯，與六經相齟齬，則慎之甚矣。今擇其器編十種可資測算者，別著於錄，其理編則惟錄《職方外紀》，以廣異聞，其餘概從屏斥以示放絕，併存之藻總編之目，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

其後，館臣又加一案語說明：

案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義。【註五一】

綜合上述諸例，顯現《四庫全書》著錄書有不少重複著錄之現象，例如《古今說海》，至少已有二十二種子目書，分別在各門類中重複抄錄。至於《說郛》一書，收錄子目書達一千三百餘種，重複著錄的情形必更多見，而《說郛》與《古今說海》子目書又有不少雷同，則《四庫全書》著錄書中，應還有三度重複抄錄的情況。此外，如前述所舉《儼山外集》的實例，已是著錄書，不應又在「存目」中列其子目書，足見館臣修纂全書之時，態度不夠嚴謹。

六、違礙文字的處理

清高宗敕令修纂《四庫全書》目的本在「敦崇風教，釐正典籍」，對於有違風俗及阻礙政治利益的典籍，一向採重者銷

【註五一】：《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頁八五三。

燬，輕則改易的鄙劣手段，在處理叢書時亦不例外。前所引述《四庫全書》雖著錄明陸深《儼山外集》，但只選錄其子目書十三種，其餘《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科場條貫》、《平胡錄》等六種子目書，都因內容過於頌揚明代帝王及明代時政，被認為持論偏謬，而遭擯棄，僅在「存目」掛名。其中之《平胡錄》更是不幸，因語多悖犯，又從「存目」裡鏟除，有意完全泯滅其書。茲再以明陸楫《古今說海》為例，進一步說明四庫館臣改易叢書內容之實況。

清以外族入主中原，一向忌諱「夷風夷俗」、「邊防邊事」等文字，偏偏陸楫《古今說海》首列之「說選部」開卷即收明金幼孜《北征錄》、《北征後錄》及明楊榮《北征記》三書，因而特別引發清室的重視。清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即有「軍機大臣為查明《古今說海》內人物等事交四庫館總纂」的文件說：

現在進呈明神宗以後書內，陸楫所著《古今說海》一部，一百三卷內「端平甲午七月八日」一則，有亡金人抄詩，內載李國棟、梁仲經、史舜元係屬何人？所云「哀王旦」者又係何人？其爵里事實俱逐一查明。又稱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於《哀遼東》、《哀王旦》著其敗亡之跡，以見天道之好還，俱何所指？再，所云《睽車志》、《話腴》，究係何人所著，何以不著姓名？殊未明晰。其通部體例，所引各書，均注撰人名氏。再查《北征錄》，係何人所撰？并將提要取閱，以便覆奏。【註五二】

北四閣《四庫全書》告成後，為徹底清查書中「狂悖妄誕」的文字，曾進行《全書》之重檢工作，也關心到《古今說海》的子目書。清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四庫館臣曾上奏：

臣等遵旨金幼孜所撰《北征錄》等書，業經陸費墀於文源閣全書子部架明陸楫所編《古今說海》內查出。其《總目》內存目一條，據陸費墀稱：因此書無庸複繕，又未便竟沒其名，是以列入等語。謹將《古今說海》內金幼孜《北征錄》一卷、楊榮《北征記》內所載榆木川永樂事實夾簽進呈。謹奏。【註五三】

四庫館修纂《全書》之際，對同一部著錄書有幾次題奏的情形，《古今說海》實為特例。如再細審四庫本此書，書前冠《古今說海總目》，其「說選部」將宋葉隆禮《遼志》、宋宇文懋昭《金志》、宋孟珙《蒙鞋備錄》三子目削去，又不抄錄

【註五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下冊，頁一四六四。

其書，有意完全泯滅這三部子目書的心態，至為明顯。又「說纂部」雖將唐孫榮《北里志》、元黃某（按應為「夏庭芝」之誤）《青樓集》列目，然著錄書卷一百三十一，於《北里志》書名及作者之後但題「按此志所載事辭猥褻，謹刪去，祇存其目以符原書卷次。」又卷一百三十二於《青樓集》書名次行也僅題「按此集所載事亦褻狎不典，謹刪去，祇存其目，以符原書卷次。」〔註五四〕《古今說海》子目書中之《北里志》及《青樓集》，雖在清高宗君臣的「敦崇風教」原則下被刪除，卻還能在著錄書中標記其書目及作者，固然意在處懲，但也顯現清廷將維護「學術之醇疵」視為坦蕩的行為，而對鑷除政治性的問題文字，則始終心懷罪惡感，故不願加以彰顯，而用「泯其跡」的鄙劣手段，以湮埋其罪行。

四庫館臣對《古今說海》除刪削子目書外，對著錄書中許多「問題」文字也曲加改易或抽燬。茲以其刪削、改易的情況嚴重，為節省篇幅以下僅各舉一例作為見證。

1. 改易文字

《古今說海》卷十收宋程大昌《北邊備對》，其中之〈四海〉章有一段文字，據明嘉靖二十三年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刊本原為：

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著錄時，將上列文字改易為：

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註五五〕

2. 刪削文字

以前述清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七日軍機處大臣行文四庫館總纂查明：「陸楫所著《古今說海》一部，一百三卷（按該卷所收為宋陳郁《話腴》）內『端平甲午七月八日』一則，有亡金人手抄詩：『為例。有關此段文字之內容，在文淵閣本《四

〔註五三〕：《四庫全書案》，頁一八七五。

〔註五四〕：見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八八六冊，頁一〇二及一〇三。

庫全書》著錄時，已全部刪削，【註五六】今據明嘉靖二十三年雲間陸氏書院刊本引錄其原來之文字如下：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剋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詩，余於其中得一二篇，乃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望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珞瑤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嬪羶革，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魂魄，遼水無聲遼地空，蕭蕭著雨天垂淚，青綾慣睡眞承明，偏裝縵胡不稱情，見話豺狼當路立，自憐烏鵲堯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識，不才猶可荐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才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衣出郊雖頻戰，氈帳沿海未肯修，將軍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判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爲群犬獲，胸中氣憤爆雷聲，領下鬚張蝟毛磔，將軍雖死尙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昔聞陝石段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棟朽榱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年義，試歌慷慨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旦者昆陽守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也，於〈哀遼東〉、〈哀王旦〉篇著其敗亡之跡，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七、結 論

叢書是印刷術盛行後出現的一種新興書籍。自宋以迄清初，叢書猶處於發展性的歷史階段，編輯體例既未臻妥善，學術

【註五五】：《四庫全書案》，第八八五冊，頁二八五。

【註五六】：同前註，第八八五冊，頁六四五。

價值也有待考驗，《四庫全書》中卻能爲之作選擇性的收錄，已充分反映四庫館臣重視時代與學術發展的精神，令人敬佩。《四庫全書》卷帙浩博，館臣爲建構其成爲完整的文化體系，以方便利用，勢必需對收錄的群書，做妥適的整理安排。惟典籍之整理方法，有賴於歷史經驗的傳授，而清末清初叢書尙停留在創制期間，又受到坊估「割裂原文、變更書名」等牟利心態的影響，以致學林對之心存淡漠，雖有少數幾家爲之立說或隸類，但意見甚是紛歧，並都乏善可陳。四庫館臣於叢書相關知識在無所取資的情況下，只得自我探索，由於對叢書觀念始終沒有立下明確義界，因而《四庫全書》在隸類及部次叢書的表現上，甚欠理想。加上修纂時受到「敦崇風教」、「釐正典籍」等等政治要求的牽制，更造成選錄叢書範圍的狹隘及著錄內容的失真失實，吾人如欲利用《四庫全書》著錄之叢書資料，實宜多所留心。最後謹提出幾點參考意見，作爲本篇之結束。

1. 《四庫全書》著錄之叢書，除在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的「存目」中記錄一些目前已罕見之叢書，如明程榮《山居清賞》、明李瓊《尋芳清玩》、清李日滌《竹裕筆語》、清王暉《丹麓雜書》等等，可供史證資考外，整體而言，實缺乏以稱道之貢獻。

2. 叢書常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內容，本難在四部中立類，但四庫館臣囿於「四部分類乃古今不易之法」的觀念，勉強在子部雜家中關設二級類目「雜編之屬」來收容叢書。然而館臣對叢書義界的不明確，致令部分叢書又歸入雜家類「雜纂之屬」以及集部的總集類中，利用者不可不詳察。

3. 四庫館臣爲嚴格執行「違礙」文字的清除政策，以致《四庫全書》所著錄的叢書，常有刪削子目書及竄改文字內容的情形，取用其資料，應有所認知，以免受誤導。

4. 《四庫全書》中對已著錄的叢書，又再選錄其子目書，並各按其內容分別隸入相關部類中收錄，造成同一種著作有重複收錄的現象。這些重複資料，是否有異同，值得探索。

5. 清初若干負盛名的叢書，如《通志堂經解》、《御纂七經》、《古香齋袖珍叢書》、《亭林遺書》等等，並非四庫館臣視而不見，未予收錄，而是各叢書之子目書，都以獨立之著作，分別在各門類中加以著錄。

On the Collation of the Collectanea in the S'su - ku Ch'uan - shu

Wu, Che-fu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ncyclopedic *S'su-ku Ch'uan-shu* in the Ch'ing Dynasty was a major bibliographical endeavor aimed to consolidate all books. Naturally, it took careful scrutiny and organization of great quantities of books from ancient tim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unwanted materials and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to form a clear and coher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easy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China, the first collectanea emerged in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into a unique monographic system consisting of all sorts of literature. Had the editors of the *S'su-ku Ch'uan-shu* not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ts collation, they would have gone against academic trends, and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deliver a work that consolidated all books. The collectanea is, after all,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 books. Prior to the collation of the *S'su-ku Ch'uan-shu*, most collectaneas were compiled by individuals, and very few could be considered goo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aspects pertaining to the collation of the collectanea in the *S'su-ku Ch'uan-shu*, such as how collation was done, how individual books were categorized and how the editors determined which words, phrases or pieces of information would be deleted.

Key Words

S'su-ku Ch'uan-shu 四庫全書

Collectanea 叢書

Ch'ing Dynasty 清朝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一九 to 四二.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一九 by Connie Chan.